



毕业新歌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毕业新歌

(独幕话剧)

甘肃省平凉地区戏剧创作学习班集体创作

执笔：张世元 黎廷刚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毕业新歌

(独幕话剧)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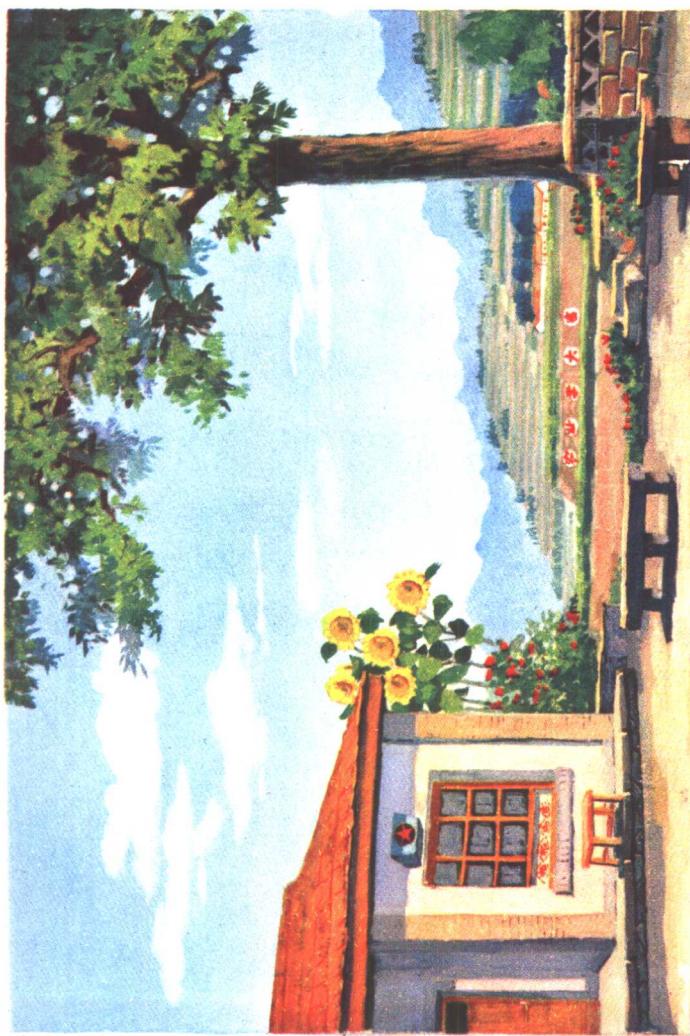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—— 50,000

书号：10096·92 定价：0.10元

彩 色 舞 台 设 计



时间 一九七四年，夏。

地点 陇东山区，阳山大队。

人物 李华 女，二十三岁，首届工农兵大学毕业生。
大伯 六十余岁，贫农社员。
老李 五十余岁，李华父，县委书记。
大娘 五十余岁，贫农社员。
陈薇 四十余岁，李华母，县水利局干部。

〔幕启。清晨。大伯家院子。李华住的厢房伸出台右，台左通大伯住房。〕
〔大娘贴窗花。远处炮响。老李上。〕

老李 “扎、根、山、区！”好！

大娘 哟，老李呀！

老李 老嫂子，这窗花儿剪得好！

大娘 嗨，手不利索啦！

老李 可心是热的。老嫂子，我老哥呢？

大娘 天不亮，爷儿俩就出去了。看你这身土，这是从哪儿来呀？

老李 采石场。

大娘 石头开出来了？

老李 开出来了。一色儿的大青石。

大娘 好！这下该咱点电灯了。

老李 老嫂子，水电站一定能建成！

大娘 唉，咱闺女为了修电站，这两天都快累坏了。

老李 这两天，你也没闲着。

大娘 我干什么啦？

老李 炸油饼儿啊。三伏天儿，油烟熏着，热锅烤着，你也够受。

大娘 哟，我才不炸那个哪。

老李 （指大娘围裙）看，油点儿都满了。

大娘 这是哪年哪月的。

老李 还瞒我哪。一股子香油味儿呀，刚进门儿我就闻见了。老嫂子，过去怎么样，现在还怎么样，不能因为李华上了两年大学，就给她提高伙食标准哪。我可要批评你了。

大娘 我还要批评你哪！别看你是县委书记，不调查也没发言权。咱闺女为了修电站，顶着太阳满山跑，晒得脱层皮呀。你不心疼，我心疼！炸个油饼，你就有意见啦？告诉你，今儿呀，我还给闺女包饺子哪！

老李 哟，越说越来了！（同笑）

大娘 你先坐这歇会儿，我烧点水去，啊！（下）
〔陈薇上。〕

陈薇 老李，隔着老远就听见你笑。局里说，你打电话叫我？

老李 就是。

陈薇 什么事？

老李 跟这儿修水电站有关……

陈薇 哦，我知道，这儿对我有意见，告到你那儿去了，是吧？老李，不是我听不进去意见，群众的愿望我能理解，可也要看实际情况。要修水电站，就得打通黑虎崖，把水引过来。可黑虎崖的地质结构很复杂，出了问题，我们水利局担不了这个责任。

- 老李** 别激动嘛。来，你先看看这张图。
- 陈薇** 不用看，以前工程师作过结论，这儿修不成水电站。
- 老李** (递图) 你先看看嘛。
- 陈薇** (展视) “阳山大队建设规划图”……
- 老李** 怎么样？
- 陈薇** 好！这个设计者技术水平不低，可惜，不了解这儿的情况。
- 老李** 不了解？比你了解得多！谁家大门朝哪边儿开，都了解得一清二楚！
- 陈薇** 谁？
- 老李** 你女儿。
- 陈薇** 谁？！
- 老李** 李华！
- 陈薇** 李华？在哪儿？
- 老李** 就在这儿！
- 陈薇** 你呀，想女儿都想疯了！李华怎么会在这儿，她大学毕业正等着分配哪，跑这来干什么？
- 老李** 嘿，你还不信！
- 陈薇** 当然不信！……我问她大娘去。(欲下)
- 老李** 你别问了。(远处李华歌声) 你听！……谁来啦？
(向幕侧) 李华！(李华内应)
〔李华背挎包、麻绳，健步上。〕
- 李华** 爹！
- 老李** 李华，你看！
- 李华** 妈妈！
- 陈薇** 李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
李华 回来几天了。

陈薇 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多着急呀，天天念叨你。

李华 妈，你念叨得，我在学校里都听见了。

老李 噢，还有这事？你妈念叨什么了？

李华 我妈说：“李华呀，李华，你分配了没有哇？是分到科研所了，还是分到设计院啦？是当干部哇，还是当技术员啦？”……对不对？

老李 她在屋里念叨，你在几百里外就听到了，你呀，可真把你妈的心思都摸透了。

陈薇 看你说的，大学毕业，等待分配，谁心里不是这么想的？

李华 有人就不这么想。

陈薇 那就是你爹！他呀，对自己女儿的前途一点儿也不操心。我一提，还尽惹我生气。我跟他简直说不到一块儿去！

老李 跟我说不到一块儿？好，那就跟你女儿说吧。李华，一定要争取叫你妈跟你说一块儿去，啊！

李华 行。

陈薇 不用你说，她是我女儿。

老李 你女儿不是几岁的小孩儿了！

李华 爹，支书还等你开会哪！

陈薇 快开会去吧。（老李下）李华，说了半天，你到底分配了没有？

李华 还没哪。

陈薇 那，你忙着跑来干什么？

- 李华** 大伯信里说，队里正搞三年大变，热火朝天的，我在学校里能坐得住吗？
- 陈薇** 嗨，你也等学校分配了再说嘛。
- 〔大娘端茶壶上。〕
- 大娘** 他婶儿，你来啦？快坐！我说他婶儿，怎么见了闺女先问分配呢？
- 陈薇** 他大娘，这是大事。
- 大娘** 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咱队刚分配完，一口人四、五百斤麦子，还愁没咱闺女吃的？
- 李华** 哈哈哈哈！大娘，我妈说的不是夏收分配。
- 大娘** 秋收也不要学校的！你看咱山上，玉米棒（比划）有这么长！
- 李华** 哈哈哈哈！（下）
- 陈薇** 李华！……这孩子，象一阵风似的！
- 大娘** 洗脸去了，没见她一头汗。（向内）闺女，锅里有热水。哟……你看，又弄同一包来。
- 陈薇** 什么呀？
- 大娘** 石头！回来没几天，弄来的石头可不少。那红石头、绿石头、石头块儿、石头渣儿，桌上都摆满了。黑下，还给她大伯一块一块讲，老汉听得都入迷了。回屋就跟我伸大拇指头，说咱闺女这大学没白上，学问大啦！他婶儿，你说，这石头上有什么学问？
- 陈薇** 我也说不清。
- 大娘** 嗨，你跟我一样，没上过大学嘛！（笑）
- 〔李华提补鞋工具箱上。〕
- 李华** 妈，快坐下。（从箱里拿起鞋）那天我……

大娘 (夺过) 你给我放下! 不知道累呀? -

李华 大娘, 我不累, 大伯脚上的鞋又快透底儿了。

大娘 我给他补。

李华 大娘, 我这手艺撂了两年了, 练练嘛。(搓麻绳儿)

妈, 上咱工地看了没有, 大伙批判了孔老二的“天命论”, 那干劲儿, 噌的一下高了一节子! ……

大娘 他婶儿, 你看咱闺女, 上了两年大学, 还是老样子。

陈薇 就是。大学都毕业了, 还没点儿大学生的样子。

李华 妈, 大学生还要个什么样子?

大娘 管他什么样子, 我就看咱闺女这样子好! (笑) 她婶儿, 半年没见闺女了, 一肚子话慢慢儿说, 啊!(下)

李华 妈, 我真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。

陈薇 还是先说分配的事儿吧。李华, 我听说设计院最近正需要人。

李华 设计院, 我不去。

陈薇 为什么?

李华 太小。

陈薇 小?

李华 当然小! 我要去的地方, 比设计院大。

陈薇 哪儿呀?

李华 阳山大队!

陈薇 胡说!

李华 真的。你看嘛, 这个大队方圆几十里, 海拔一千七、八, 有山有水, 有风有雨, 天宽地阔, 比设计院大多了!

陈薇 李华, 妈说的是正经话。

- 李华** 我也没开玩笑呀。妈，前年上大学的时候，贫下中农敲锣打鼓欢送我。连七十多岁的王奶奶都拄着拐棍儿送了我几里地。她拉着我的手，边走边嘱咐：“多学本事，回来建设咱阳山，给咱贫下中农争口气！”在大学这两年，队里有个事儿，大伯都写信告诉我。大伯的信，有这么厚一叠子。
- 陈薇** 我知道。你在这儿锻炼了四年，社员待你好，你大伯、大娘把你当自己的亲闺女，你和这阳山队感情深。可毕业分配关乎你一辈子，不能感情用事。
- 李华** 没感情还行？热爱山区，才能建设山区！
- 陈薇** 噢，都由你？想在这儿就在这儿？也有个分配原则！
- 李华** 分配原则定了，哪儿来，哪儿去。
- 陈薇** 不那么绝对！要作适当调整的。再说，也要考虑对口嘛！
- 李华** 对口？上的农学院，学的水利专业，回来干农业，搞水利建设，太对口了。
- 陈薇** 李华！
- 李华** 妈，工农兵上大学，你拍手赞成，工农兵大学生再当工农兵，你就想不通了？
- 陈薇** 算了，咱俩抬杠没用，你快挂个长途电话去，问问学校分配了没有？
- 李华** 不用问。设计院是有几个名额，学校征求过我的意见，我表示要回阳山队。
- 陈薇** 什么？！你真不去设计院呀？你！……这么大的事，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？！
- 李华** 现在就是要跟你商量嘛。

陈薇 现在商量，晚啦！李华，你懂妈的心吗？

李华 我们的心会想到一块儿的。（示规划图）妈，你看看这张图。

陈薇 图！图！看看你自己的前途吧！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要后悔一辈子的！（欲下）

〔大娘上。〕

大娘 他婶儿，你上哪儿？

陈薇 上大学去！

大娘 什么？你也上大学？

陈薇 噢，不，我上公社去。

李华 哈哈哈哈！

陈薇 笑！笑！我都叫你气糊涂了！（下）

大娘 闺女，你妈怎么啦？

陈薇 跟我顶起来了。

大娘 嗨，有话慢慢儿说嘛。是不是为修电站的事儿？你妈也是，大伙儿的意见，她就是不听，老拿个什么工程师做挡箭牌。你去年回来跟咱一块儿讨论订规划，大伙儿就说，这电站能建成嘛！打你回了学校，你大伯就盼你快毕业，快回来，快把咱的规划带回来，把你大伯盼得掐着指头算日子。你没看嘛，你一回来，你大伯脸上皱纹也少了，胡子上都有了笑容了！

李华 我知道。这几天，大伯领着我们从早跑到晚，一转就是几个山头，身上的小褂儿，汗水湿透了又叫太阳晒干，没见他说过一个“热”字。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为了摸清黑虎崖的脾气，还要跟我们下千尺洞。

大娘 下千尺洞？哟，拼命哪？

李华 对，为了三年大变，大伯拚了！我跟着大伯上崖爬坡，就觉不着苦，觉不着累，老觉得自己身边儿有个学习的榜样。

大娘 跟他学什么？脾气犟的，认准了一条道儿，八头牛都拉不转！

李华 大娘，干革命就要有这点精神。大伯的这点精神，够我学一辈子，他能给我当一辈子老师。还有大娘你……

大娘 我？你大伯要是老师，我就是校长，我还管着他哪！
〔大伯上。〕

大伯 你管得还宽！

大娘 说管就管！千尺洞你们不能下！

大伯 为什么？

大娘 为什么？那黑咕隆冬看不到底的深洞，尽是光溜溜的石崖，连个踏脚的窝窝儿都没有，你怎么下去？

大伯 怎么下去？当年我怎么下去的你还不知道？那年腊月二十八的晚上，顶头的北风呼呼地刮着，后边儿国民党抓兵的追着，枪叭叭地响，子弹飕飕地飞，靠着一盘绳子，我不是也下去了吗？怎么？当年，为了抗丁我能下去，今天，为了革命，我就不能下去？

大娘 要下你自己下，别拉上我闺女，要是伤了筋、动了骨的，我可不依！

李华 大娘，咱不是学过吗？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嘛。

大伯 老婆子，不能光疼闺女，还要支持她，懂吗？

大娘 谁不懂？就你学习好哇。批林批孔搞得这么红火，谁不学理论哪？闺女大学毕业回咱山沟儿里来，咱贫下中农有了自己的大学生，这都是毛主席的“七·二一”

指示好啊！

大伯 噢，我问问你，“七·二一”指示是怎么说的？

大娘 “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，到学校学几年以后，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。”对不对？

大伯 哟，这几天，你进步快呀！

大娘 你才知道！我们娘儿俩哪天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呀？闺女给我又念又讲，把她写在笔记本儿上的心得都告诉我了。闺女她走毛主席指引的路，我还能不支持她？你看看，这窗花儿就是我们几个老婆子商量着剪的！这不叫支持？

李华 大娘，扎根山区，是为了建设山区，不锻炼锻炼，怎么建设呀？

大娘 锻炼锻炼……闺女，我怕你……

大伯 这你就放心，有我，还能摔得着她？

大娘 好，闺女交给你了，怎么下去，给我怎么上来，宁可摔着你，也不能伤了她。

大伯 你呀！闺女，准备准备，咱爷儿俩今天上黑虎崖，下千尺洞！

李华 大伯，千尺洞我已经下去了。

大娘 什么？

李华 （拿出石头）你看，这些石头就是从千尺洞里取出来的。

大伯 你，你怎么一个人就下去了？

李华 大伯，有人在上边儿给我保着险哪！

大伯 那也得告诉我一声嘛！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！

大娘 还不是跟你学的！一个叫大胆儿，一个叫胆儿大。
……闺女，没伤着哪儿？

李华 怎么下去，怎么上来。（握双拳叉腰）大娘，你看！
大伯 看看！象我们的大学生！

李华 大伯，这一回黑虎崖的地质结构算是叫咱摸清了。
(从挎包取出一本地质资料)你看，跟这上边儿说的一样。完全能打通。

大伯 我看，(接书看)……嗯。

大娘 哟，书上还有象片儿哪，我看看。(拿过书，翻看)

李华 大伯，为了提前动工，我看咱今天就可以上黑虎崖划线去。

大伯 仪器不是还没拉回来吗？

李华 队上的汽车进城拉水泥去了，回来就给捎上。

大伯 好！

大娘 嗨，你看我这记性！闺女，大娘给你弄了个塑料皮儿。(掏出塑料皮儿)

大伯 这干什么？

大娘 (从书中拿出劳动手册)看，闺女领来的记工本儿，给套上个皮儿，耐磨些。(套上)给，闺女，这，用的日子长着哪！

大伯 哟，这才叫疼爱闺女哪！(同大娘笑下)

李华 (看劳动手册。看窗花。自语)“扎根山区”！大娘，你的窗花儿贴到我的心坎儿上了！……从学校，到阳山，从社会，到家庭，多少人在看着我们毕业以后走上哪条路啊！毛主席的“七·二一”指示，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。可是，在这新的起点上，也有

些人希望我们往回走，有狡猾的敌人，也有糊涂的好人啊！……扎根山区，对，扎根山区！（掏笔记本儿写电稿。坐下补鞋。）

〔陈薇上。

陈薇 李华！

李华 妈！

陈薇 ……

李华 妈，什么事儿，这么高兴？

陈薇 你怎么知道我高兴了？

李华 你告诉我的！

陈薇 我？我什么也没说。

李华 你什么也没有说，可一肚子高兴，都从眼睛里冒出来了。

陈薇 唉，你这孩子！告诉你吧，我在公社听了个好消息。

李华 好消息？……

陈薇 你呀，猜不着。

李华 你说的准是我们学校来函的事儿。

陈薇 怎么，你知道啦？

李华 刚才下山，支书就跟我说了。学校来函征求当地意见，打算让我留校。妈，……

陈薇 你先听我说。李华，你爹和我，都没上过大学，要不是今天，你能大学毕业？可别辜负党对你的培养，要在科研上做出一番成绩来。你说对不对？

李华 对。

陈薇 这就不能满足大学毕业，还要努力学习，继续深造，你说是不是？

李华 是。

陈薇 妈不象一些做父母的那样，只操心儿女吃呀、穿呀、怎么留在自己的身边儿呀，找个什么对象呀！妈从来不考虑这些，我关心的只是你的前途，你知道吗？

李华 我知道。

陈薇 好！这就好。李华，一定要争取留校。大学里有学问的人多，设备也齐全，这给你搞科研，攻尖端，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。今天，你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，妈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工农兵科学家！李华，你今天就赶回学校去。走，妈送你上车站。

李华 （补完鞋）妈，我准备给学校打个电报。

陈薇 电报？对！人没到电报先到，这更好。

李华 （掏笔记本）电报稿我都拟好了。

陈薇 （接过）我看。……李华！谁叫你这么写的？

李华 阳山大队的贫下中农。送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就盼着我回来的贫下中农。

陈薇 我没问你这个，我问你自己的意见？

李华 贫下中农的需要，就是我的志愿。

陈薇 你，不想继续深造，不想搞科研啦？

李华 谁说的？（拿图）这，就是我的科研计划。干旱的阳山，要开出水浇地；缺肥的山地，要造成海绵田；黄土高原，要变成绿色的树海；偏僻的山区，要响起电机的轰鸣！咱要叫这山区实现机械化；叫这山区亩产千斤粮；叫这山区有雪白的棉桃，鲜红的苹果，改良种的细毛羊，活蹦乱跳的大鲤鱼！妈，这么大的山区，哪儿没有我的实验室？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，哪一